

說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

晦庵朱文公曰口鼻之嘘吸為鬼耳目之精明為鬼陽氣為神陰氣為鬼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鬼疑鬼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鬼升為神

鬼降為鬼以往來言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二氣之分一氣之運故孔子

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鄭氏注曰氣呼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

鬼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鬼者形之神鬼者氣之神鬼是形氣之

精爽謂之靈前夜因說箇修養人死時衝突知得蒸蒿之意甚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

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祠云其風蕭然今鄉村有眾戶還賽祭享或有蕭然如陣風俗呼

為旋風即此意今時惡氣中人使人恐懼悽愴此為物之精爽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

得之以有生氣之清者為氣氣之濁者為質知覺運動陽之為氣為體為鬼神氏以性也形體陰之為也鬼為鬼神氏以性也形體陰之為也

高誘淮南子注曰鬼者陽之神鬼者陰之神

神以其主乎形氣故曰神人所以生精聚氣

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盡則神氣歸天形鬼歸地今釋氏以性為本幻為身做如是也凡人將死熱

氣漸微所謂鬼升下體漸冷眼光落所謂鬼降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聚散者氣也若

夫妖孽者是不得其死之人其氣未散鬱結而成妖

晦庵釋屈子遠遊篇曰鬼不受鬼鬼不載鬼則鬼遊鬼降而死又曰鬼鬼者譬如燒香燒

出來汗子便是鬼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鬼鬼者鬼之光焰魄者鬼之根蒂修鍊之士必使

鬼常附鬼如日光載月質鬼常檢鬼如月質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鬼不死遂能登仙遠去

而上征

易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

雲宮法語卷下

華陽陶隱居集卷上

昭臺弟子傅齊編集  
大洞弟子陳補校勘

江總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天下之青京房

察風雨之占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簡易季長敏於騎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饒免

極誅鮮有盡美之迹罕聞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空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丹陽

陶先生備斯矣至知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

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達遼東之本好事研搜

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墨緘以緹細藏彼鴻都副在延閣

尋山誌年十五作

倥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既浴幽以達

峻實窮阻而備艱眇遊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放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神存於是散

髮解帶盤旋其上心容曠眼氣宇條暢玄雖

遠其必存累無大而不忘害焉之弊既去解  
牛之刀乃王物我之情雖均因已濟吾之所  
尚也若夫飛聲西嶽邀利東陵楚湘之繁吳  
江之幹輒死重氣名貴於身迷真晦道余所  
弗承襲衣縫掖端委章甫徘徊廊廟趨翔庭  
宇傅氏百王流芳世緒負德叨榮吾未敢許  
爾乃荆門晝掩蓬戶夜開室運夏草運感春  
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爭來  
時復歷近壑尋遠壑坐盤石望平原日負嶂  
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潔  
石而生文草露蒼以拂露鹿麕麕而來群捫  
虛蘿以入谷傍洪澤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  
攀桂枝而齊貞垂危蘭而佩蕙及春馱之未  
鳴且含懷以屏忝待惠風而舒情乃乘輿而  
遂往遵巖路以遠遊好天維而漂思傲悅惚  
而莫求眺回江之森漫眩疊嶂之相稠日斜  
雲而色黛風過水而安流觸巖巖而起巖值  
潤達而成洲石孤聳而獨絕岸懸天而似浮  
綠陸道其過半魂眇眇而無憂悟伯昏之條  
宥躡千仞而神休遂乃凌巖峭至松門背通

林面長源右聯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竹  
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迎蟬鷗雙雙而赴水  
鷺軒軒而歸田赴水兮汎濫歸田兮翱翔此  
翔濫之足樂意斯齡之不長悼菌蟪之危促  
羨雲梅兮未央雖鷓鴣之異類託道逢乎一  
方願敷枉以遠訴思松朝而陳辭至赤城兮  
一憇遇王子而宿之仰彭涓兮弗遠必長年  
兮可期及榆光之未暮將尋山而採芝去採  
芝兮入深澗深澗幽兮路窈窕窈窕路兮終  
無曙深澗深兮未會晚高松上兮亟停雲低  
蘿下兮屢迷鳥鳥迷蘿兮續紛雲停松兮欲  
紛紛停雲遊兮安泊離鳥棲兮索群嗟群泊  
其無所思參差而誰聞既窮目以無聞先生  
後久無人編錄文華王陳武帝貞明二年物  
令侍中尚書令江總始撰文集先生以架大  
同二年解寫至是五十問漁人以前路指示  
三載矣文章類多散落余以蓬萊曰果爾以尋山之志館爾以招仙  
之臺就瀛水以通懷謂萬感其已會亦千念  
而必諧竟莫知其所躡反無形於寂寞長超  
忽乎塵埃

水仙賦

森漫八海浩泊九河中天起後分地瀉波東  
卷長奈日窟西軒龍築月阿延者潼關不壘  
石門已開導江出漢浮濟達淮漳渠水府包  
山洞臺娥英之所游往琴馮是焉去來或窮  
髮遠鵬咸池浴日隨雲濯金漿之泝追霞採  
建木之實弄珠於淵客之庭卷綉手鯨人之  
室此真覓矣至於碧巖無霧綠水不風飛軒  
綉鳳游軒駕鴻上朝紫殿還觀青宮進塵八  
老顧拂四童拊洞陰之磬張玄圃之瓊酌丹  
穴之酌薦麟洲之饋安期奉素王母送桃錦  
荏麗日羽衣拂霄又其英矣及秋水方至層  
瀛探山各巡封陝來賚王言選奇於河侯之  
府出寶於驪龍之川夜光燭月洪貝充轄亦  
其瓊矣若夫層城瑤館縉雲瓊閣黃帝所以  
觴百神池塗山石帳天后翠幕夏禹所以集  
群臣也岷嶓交錯上貫井絡穹漢礪礪橫帶  
玉繩浸湯泉於挂渚涌沸壺於金陵崩沙轉  
石驚湍走沫絕壁飛流萬丈懸瀨奔激芒碭  
之間馳鷲壺口之外逮乎璇網運極九六數  
翻用謀西漢受事龍門少周如後初會媿前

平陰鉅鹿再化為淵清河渤海三成桑田撫  
二儀以惻愴哀萬兆以流連愈自安於蟬暑  
緬無羨於鶴年皆松下之一物又奚足以語  
仙嗟乎循有生之造物固莫靈於在人寧不  
踵武於象帝入妙門而自賓苟淪形於無曉  
與蟻蟻而為塵亦有先覺之秀獨往之英窺  
若士於蒙穀求呂梁於石城從務光於砥柱  
索龍威於洞庭迎九玄於金闕謁三素於玉  
清更天地而彌固終逍遙以長生

華陽頌

樞域

河篇徵往冊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序兩金  
標地英

質象

宅無乃生有在則還空靈構不待匠虛形

自成功

形位

總神列三府分際交五便陰暉迎夜哲展精  
望曉懸

標貫

南峯秀玄鼎北嶺橫赤壁表裏玉沙津周廻  
隱輪跡

區別

左帶柳沂水右浚陽谷川土懷北邙色井洌  
鳳門泉

迹號

郭子時留岸姜已亘遠蹤鶴廟或聞響別宅  
乃恒恭

類附

吳居非知地越家詎隱遷樹蓋徒低蔭石竈  
未嘗煙

物軌

果林鬱餘奈蔬園蔓道辛笑芝可燭夜田泉  
常澣塵

遊集

降禮龜山客解駕青華童寢宴合真館高會  
蕭閑宮

才英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絃有逸調空談  
無與言

學稟

標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冲念飛華  
當軫心

業運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心迹何用顯冥途  
自相知

挺契

方隅游瓊刃華陽棲隱居重離儻或以七元  
乃扶胥

機萌

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及唐承世將賓  
來聖庭

誠期

刊石玄憲上顯誠曲堦門動靜顧矜錄不負  
保舉恩

授陸敬游十齋文

隱居先生遣總事弟子戴坦秉策執簡膝授  
前學弟子吳郡陸敬游建連石之邑為棲靜  
處士策文曰  
咨爾敬游昔我紆紱帝闈侍筴梁席雖迹混

教塗而心標逸境芝田之想無忘曉夜濛穎  
之志歲月以深至德有隣雲風相會爾之來  
矣爰移兩春於是梳帶青瑋挂冠朱闕攜手  
東驅創居茲嶺脉潤通水徙石開基登崖斷  
棘越壘負舟筋力盡於登築蒸血疲乎趨走  
肌色憔悴不以暴露為苦心寬空懷寧顧飢  
寒之弊棟宇既立載離霜暑于時七稔經始  
甫訖今日之安爾有勤焉君子不獨居其榮  
仁人必與物同泰是用邑爾長阿北阪積金  
山連石之鄉方七十步澗水屬焉茂爾嘉業  
永為華陽上賓爾其蒞之一右  
爾以專慤為性恬淡為情質直居本沉重樹  
志不邀世才高謝接俗權謀詭譎非意所欲  
今故齊爾為接靜處士可謂因德立號克終  
斯美二右  
爾基築館境管獲援域堂壇宏敞樓路通巖  
官私行止並有樓榭繕築之勞莫匪爾力今  
故齊爾四雷飛軒廡廊側屋可以安身靜卧  
顯祇遐福三右  
爾奉上惟勤接下以惠秣稿艱難備嘗勞苦

貨植之宜允瞻履手足胼胝未獲告休搨  
沐風雨於焉猶切今故齊爾蒼頭一人厥名  
多益可以傳代薪水省息劬劇四右  
爾族惟舊緒身奉邦聞道雖一貫事望宜分  
今故齊爾銅鏡如意可以應對賓僚即名立  
事五右  
爾崇教惟善法無偏執器服表用爰寄玩習  
今故齊爾筇竹錫杖可以振動三界精祇憚  
響六右  
爾期誠玄契遐想靈風致像所指因心則通  
今故齊爾香爐二枚薰陸副之可以騰煙紫  
閣招感上司七右  
爾澡形潔藏銷粮既去宜道松木實資芳醕  
今故齊爾杯盤一具可以夕挹桂漿朝承菊  
露八右  
爾敬事經詰遵尚模楷翰墨之用於是手在  
今故齊爾大硯一面紙筆副之可以臨文寫  
字對真受言九右  
爾真心內固清行外彰滌蕩紛穢表裏雪霜  
今故齊爾鑰石澡灌手中自副可以登齋朝

拜出入盥漱十右  
今齊爾十事事准前史可對揚嘉策循言來  
理無或驕情以騫斯旨援筆申懷敢告處士  
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  
持寄君  
題所居壁  
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忽作  
軍于宮  
寒夜愁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嗒嗒傷夜情空山霜滿  
高煙平鉛華沉照帳孤明寒月微寒風緊愁  
心絕愁淚盡人情不勝怨思來誰能忍  
胡笳篇  
自庚飛天曆與奪徒紛紛百年四五代終是  
甲辰君  
上梁武帝論書啓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唯周喜贊夫以  
舍心之效實俟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  
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一論於天下進藝

方輿所恨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說以酬昔歲不復相類正此即為楷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不以啓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尤少留不能久停已就摹索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辯復得修習唯願細書如樂教論太師篇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冥題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茅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於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迹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羸徒恐非真跡太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二者已經至鑒其外便無可付也

上梁武帝啓

樂毅論惡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吟贊過為淪弱許靜素段遂蒙永給仰銘於發蓋無以喻如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皆間細楷兼復兩竄先於都選得飛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跡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唯覺勢力驚絕謹以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見逸少正書目錄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餘首皆作今體唯急就篇二卷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齊諸王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已久分本不敢議此正復希於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復頓給先卷下情益用悚息近初見卷題云二十三已欣其多今者賜書第至二百七十惋訝無已天府如海非一瓶所汲量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卷於野拙之分實以過幸若非殊恩豈可獻望愚固本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

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天壤區區徒充志五欲實可耻愧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齟之自無射以後國政方殷山心歎默不敢復以虛閣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錄誠

梁武帝答陶隱居論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云云然非所習聊試略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擊短則法擁腫點擊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之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比並皆然任之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連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濃纖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校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眾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文可工亦當復由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逸所以能

學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既舊既積方可以肆其談吾少來乃至不啻盡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又上梁武帝論書啓

一一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摹者亦以上呈近十餘日精慮悚悻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宜復待填單餘條並非用唯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旨唯有四卷此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由自後多致散失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讚洛神此等不審猶有存否

第二十三卷

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按此卷是右軍書

者唯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末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

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給事黃門二紙治廉灘一紙非右軍又後又治瘰癧骨方一紙亦是篆跡

右四件非右軍書

第二十四卷今見有二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

唯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迹兼多復前黃初三

年一紙是後人綴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

懷憂痛一紙是張五月十一日一紙是王

尚想黃綺一紙是子便後改月一紙是張五

不復展一紙是子便後改月一紙是張五

月十五日錄白一紙亦是王治欬方一紙

右一十條非右軍書

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靜

書如別比方即可知王珉張澄謝安張翼書

公家應有

梁武帝答隱居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同所未知悉

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靜書觀所送靜

書諸字相附近二紙靜書體解雜便當非靜

書復當以點畫波學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紙且保拙守中也許任二迹并摹者並付反

又上梁武帝論書啓

啓伏覽書前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

不出二百亦優賤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

極使元常老骨更蒙榮造于敬懦肌不沉泉

夜唯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玉科顯然可觀若

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矣

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絕論者所謂殆

同機神寶曠世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

當日就報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

聞喜佩無屈比世皆尚于敬敬元末繼以齊

代名實脫略海內非唯不復知有元常於逸

少亦然非排棄所可無涅而不緇不遺數族

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願以所摹竊

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

踴躍有盈半之益且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

翊以學往來故因之有會但既在閣恐或已

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堪均調郭看乃

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令跡隨矣借老美晚所奉三紙伏循字跡大覺勁密竊恐既以言發意則應言而心隨意運手與筆會故益得楷稱下情懼仰實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鍾跡常以歎息皆竚望中原廓清太丘之碑可就摹採今論旨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實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復有幾紙垂旨以黃庭像譜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跡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思

梁武帝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微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欲令人帖採未便得付來月有竟者當遣送也

論書啓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

皆是向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畧不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見其緩異呼為末年書逸少亡後子敬年十七八全做此人書故遂成與之相似今聖旨標顯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末年之識既研聞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所得雖羸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跡勢不審前後諸卷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問否此澤自天直以啓審非敢必觀

谷朝士訪仙佛兩法體相書

初梁諸朝散大夫問曰嘗竊觀仙書輒嗟欣忘倦徒羨其文莫測其理尋七尺之體既同粟太始俱服五常以何因緣獨超青雲而弊金石者予先生領神玄門學窮仙苑必有以竭其山川詳請畧聞雅說

隱居答曰至哉嘉訊豈蒙生所辨雖然試言之若直排竹栢之匹桐栢者此本性有殊非今日所論若引庖刀湯椽從養澆之功者此又止其所從終無未固之期夫得仙者並有

異乎此但斯族復有數種今且談其正體凡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別是靈是鬼其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以為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未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為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滯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化質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於是各隨所業脩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異竟寂滅矣

登真隱訣序

昔在人間已鈔撰真經備事兩卷于時亦羸謂委密頌巖居務靜頗得恭潔試就遵用猶多闕畧今更反覆研構表裏洞洽預是真學之理使了然無滯一字一句皆有事旨或論有以入無或據顯而知隱或推機而得宗或引彼以明此自非闕鍊經書精涉道數者率

然覽之猶觀海爾必須詳究委曲乃當曉其所以故道備七篇義同高品嘗聞古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意謂非學之難解學難也屢見有人得兩三卷書五六條事謂理盡紙上便入山借用動積歲月愈久愈昏此是未造門牆何由巧其帷席試略問麤處已自茫然皆答言經說止如此但謹依存行耳乃頗復開動端萌序導津流若值智高許人脫能欣爾感悟詢訪是非至於愚迷矜固者便徑道君何以穿鑿異同評論聖文或有自執已見或云承舊法永無肯發對揚之懷此例不少可為痛心夫經之為言徑也經者常也通也謂常通而無滯亦猶布帛之有經矣必須銓綜緯錯僅乃成功若機關踈越扞軸乖謬安能斐然成文真人立象垂訓本不為蒙校設言故每探通衢而恒畧曲徑可知教之士自當觀其兩轍凡五經子史爰及賦頌尚歷代注釋猶不能辨况玄妙之秘途絕領之奇篇而可不探括冲隱窮思寂昧者手既撰此粗立乃輟書而嘆曰若使顧玄平在此乃當知

我心理所得幾於天人之際往矣如何執與言哉方將寄之於玄會耳

### 藥總訣序

上古神農作為本草凡著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歲有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主一病上應天文中應人道下法地理調和五味製成醪醴以備四氣為弗服欲其本立道生者也當斯之時人心素朴嗜慾寡少設有微疾服之萬全自此之後世偽情澆智慮日生馳求無厭憂患不息故邪氣數侵病轉深痼雖服良藥不愈其後雷公祠君更增演本草二家藥對廣其主治繁其類族既世改情移生病日深或未有此病而逆設彼藥或一藥以治或百藥共愈一病欲以排邪還正為之原防故也而三家所列疾病互有盈縮或物異而名同或物同而名異或冷熱乖違甘苦背越採取殊法出處異所若此之流殆難按據尋其大歸神農之時未有文字至於黃帝書記乃興於是神農本草列為四經三家之說適有損益豈非隨時適變殊途同歸者

手但本草之書歷代久遠既靡師授又無注訓傳寫之人遺誤相繫字義殘闕莫之是正方用有驗布舒合和

### 肘後百一方序

太歲庚辰隱居曰余宅身幽嶺迤將十載雖每植德施功多止一時之設可以傳芳遠而者莫過於撰述見葛氏肘後救卒殊足申一隅之思夫生人之所為大患莫急於疾疾而不治猶救火而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藥師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野遙山絕浦其間枉天安可勝言方術之書卷秩徒煩拯濟殊寡欲就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為深益然尚闕漏未盡其善輒更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為肘後百一方於雜病單治畧為用通矣昔應璩為百一詩以箴規心行今余撰此蓋欲衛輔我躬且佛經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輒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上自通人下達衆庶莫不各加繕寫而究括之余又別撰効驗方五卷且論諸病證候因藥變通而並是大治非窮居所



資若華軒鼎室亦宜脩省耳葛氏序云可以  
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是今緝紳君子  
若常處闕佚乃可披於方書脫從祿外邑將  
命遯征或宿直禁閉晨宵隔絕或羈束戎陣  
城柵嚴阻忽遇疾倉卒唯拱手相看曷若探  
之囊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證候使曉然  
不滯一披條領無使過差也

本草序

隱居在手茅山巖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  
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為盡聖人之心故撰  
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為信然昔  
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  
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天傷  
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子象  
象繫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  
群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  
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  
如六文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  
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  
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

人多更脩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  
故猶得全錄而遭漢獻遠徙晉懷奔遊文籍  
焚靡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  
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註仲景元化等所  
記又云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

四卷論其估使相須魏晉已來吳晉李當之  
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  
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  
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  
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  
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為主  
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  
種精麤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物類  
兼注詔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  
此序錄合為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  
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華陽陶隱居集卷上

華陽陶隱居集卷下

尊三

昭臺弟子傳曾編集  
大洞弟子陳楠校勘  
許長史舊館壇碑

德哉曠矣宇宙之靈也固非言象所傳文跡  
可記默然則後之人奚聞乎含吐萬有化育  
羣生本其所由義歸冥昧至於形域區分性  
用珠品事限觀聽理窮數識者儻或可論山  
之高海之廣夫何故以其有容焉夫天之內  
復有小天三十六所並拓寓地空亘涂水脉  
闢闢風油通氣雲嶽此山本號句曲其下是  
第八洞宮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  
十里分置三府前漢元帝世有成陽三茅君  
得道來掌此任故稱茅山具詳傳記至晉太  
和元年句容許長史在斯營宅厥迹猶存宋  
初長沙景王就其地之東起道士精舍梁天  
監十三年勅實此精舍立為朱陽館將遠符  
先徵定詳火曆於館西更築隱居住址十四  
年列創齋崗齊室追玄洲之蹤十七年乃繕  
勒碑壇仰述真軌真人姓許諱穆世名謚字